

## 童年玫瑰

晨曦照灑牆面，地上影子從這頭一分分縮短，正午時則凝聚成牆腳的一丁點。我墊起腳尖踩著磚縫，兩手扶牆腳一登，便將頭探出了牆外——從這角度看出去，隔壁院子的景觀盡收眼底，那經年挺長的各色玫瑰，深深印進我的腦海。

七〇年代的台灣到處貧窮，各家處境雖然不同，日子的難處卻差不多。父親不是軍人，我家卻老往眷村裡搬遷，軍眷圍出的村落景觀，接連成爲我的童年背景。

眷村由巷弄交會，一排排房子隔街對望，這頭的竹籬笆對應那頭的紅磚牆，不到三、五公尺距離，卻有超乎想像的隔閡與差異。記得對面曾住著村裡的大戶人家，他家的大門煞是氣派，兩倍寬的門面塗著朱紅色油漆，鐵門兩邊的春聯隨時油亮亮，上頭寫著：「一門天賜平安福，四海人迎富貴春」，橫批則是「九天露澤沛群生」，壯闊氣勢搶盡整條街的風采。

我家竹籬門上也有春聯，一頭寫著「天增歲月人增壽」，另一邊對上「春滿乾坤福滿門」，幾場雨之後，那豔麗紅彩便褪成斑駁難看的粉紫色，春聯很快被撕毀——只見「天增歲月」不見「人增壽」，「春滿乾坤」接不上「福滿門」。年的喜氣不過幾天，唯獨對面人家一年到頭都風光。

隔壁是家診所，從早上到中午裡頭擠滿人，病痛哀嚎以及鼎沸人聲，不時自牆圍外傳來。約莫一點鐘左右，所有聲音都告歇息，整個世界突然沉靜。這時我總會爬上圍牆，兩隻眼睛逕往隔壁院子看——診所後院花開得正熱鬧，紅白相間的日日春排列花圃邊緣，中央種有十來株玫瑰，姘紫嫣紅綻放枝頭，金黃鵝嫩層層地外翻，空氣裡含融著陣陣花香。

父親在城裡做工，母親四處打零工，姐姐白天上班晚上讀補校，各有各的忙碌，唯獨我被留在村裡，上學之外獨守著四面牆。那時家裡只有台連著唱盤的收音機，音頻永遠對不準，偶爾傳出點聲音，又擔心轉到禁聽的電台，索性將它關起來，屋裡頭便徹底安靜。

三點半後，臭豆腐小販推車前來，一聲聲叫賣劃破了沉寂，香炸熱油嗶嗶啾啾，我總會從屋內走到院子，大口呼吸，將那氣味聞得更徹底。那氣息果真可以療飢，爲貧乏的三餐添加額外滋味。小販走走停停，然後將攤子棲停在診所前邊，磚牆裡陸續有人出來買幾盤，竹籬內則少有動靜。

臭豆腐馨香掃過街坊，漫長白天便遊走成黃昏，上學上班的人陸續自村子口回返，對應的門開開閣閣，各家廚房烹煮各家的晚餐，不同屋簷下翻炒不同的生活內涵。

母親回家得晚，父親更要到夜深人靜，才徑徑啞啞騎著鐵馬回來。竹籬門「移」地被推開，雙輪轉繞進來，腳架輕吭一聲撐起後車輪，他才躡著腳步輕輕踩進門。父親返家的時間越來越晚，收入卻越來越少，索錢的爭吵一次次在屋裡頭重演，紛擾不安常在夜裡頭發生，這時我總緊閉雙眼佯裝熟睡，深怕被發現自己還醒著。

月光照臨紅磚牆，竹籬這頭夜幕恁地沉重……

隔天中午放學回來，便又爬上圍牆，望向隔壁院子——只見紅玫瑰謝了好幾朵，黃玫瑰鬆落一身花瓣，其他大大小小花苞仍裹著綠衣服。一旁的日日春隨時盛開，紅花白花數不清多少。

紅磚牆裡頻頻傳出麻將搓洗聲響，村裡人情似乎也有著新的演變。朱門大戶訪客最多，八圈接連著十六圈從下午到深夜，稀里嘩啦成為整條街的主奏，其他牆裡也有清脆應和，街頭巷尾儼然成了大合奏。

我在竹籬內捏玩泥巴，或在地上畫出方格線，小瓦片一扔，便在圈裡跳將起來。母親在竹籬邊撒下絲瓜籽，青葉如綠爪自土裡伸出，悄然爬上竹籬，為深褐色籬笆添加綠意。

牆外麻將聲不絕，牆裡則因姐吹起西洋流行音樂風，姐將唱針挪往黑膠唱片，那閒置許久的唱盤又呼嚕嚕地轉動——

「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?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?……」

姐眯閉眼睛跟著哼唱，神情如癡如醉……，突然間，那沙沙的收音機重新活了過來，唱針神奇解讀唱盤的紋線，迴繞出讓我百思不解的默契與關連。

綠葉爬滿竹籬，一朵朵樸拙黃花向陽開放，為家門妝點另一種燦爛。深夜時竹籬邊不再聽聞父親的鐵馬回來，卻有摩托車一次次在牆外熄火，半晌後姐才推門進來，貓步般輕悄上床，於我身旁進入她的夢鄉。

狹長房子只有一個房間，姐和我睡在客廳，鐵床外接連著後院，後邊簡單隔出一小間廚房。夏天燠熱，姐經常敞著門，讓涼風吹進屋裡，順便等候著月光。我睡在靠牆的一邊，身體側向左方，眼睛斜看出去，剛好面對診所後院的磚牆。經常攀爬的紅磚被月光洗得油亮，一塊塊方磚如夢的階梯，踩將上去，便可登往想像的天堂。露水清涼，牆外玫瑰靜默地開著。

一晚，天熱異常，姐拿扇子拚命搧，卻還是翻來覆去睡不著，六月伏暑，夜色湛藍，一顆顆星也光亮著。姐說：「爸好像很久沒回來了。」我們同時往爸媽的房門瞧——紗門半掩著朦朧的小夜燈，母親似乎還醒著。

夜氛漸濃，意識一分分迷茫……

突然間，姐尖聲喊叫了起來——「媽，有人進來，有人進來了——」

母親披散著頭髮，從房間衝出，拿起牆角木棍便追了出去，後院籬笆門半開著，小偷一溜煙不見人影。那晚月圓，整個院子亮煥煥。

母親說：「再怎麼熱，也不可以開著門睡覺」說著便將門緊緊關鎖上。屋內更為悶熱。好不容易入睡卻又驚醒，如何再也睡不著。

「爸如果這時候能回來，不曉得有多好？」

姐明明還醒著卻不回答，我不顧天熱，硬往姐的身上擠了過去，姐緊緊地抱著我。

好想爬上牆看玫瑰是不是也醒著，月光下的花是否吐露芳香？

姐的唱盤又轉了起來——

「On a wagon bound for market. There's a calf with a mournful eye……」

姐說這首〈多娜多娜〉敘述一隻小牛神情哀傷，因為牠將被載往市集販賣，而這時牠頭上正好有一隻燕子輕盈飛過……，姐一邊跟著哼唱，說那旋律帶有一種甜甜的憂鬱，像要為愛去流浪，姐哼著哼著眼角竟然泛出了淚光，我不懂英文，但深信那歌詞一定很動人。

入秋後，絲瓜花開得少了，一條條青瓜掛在牆上，而後隨著冷風慢慢地轉黃，枯葉散撒竹籬邊，感覺更加寒愴。

那幾天收音機沙啞嘶喊，風聲雨勢驀地轉強從巷口直撲過來。兩邊竹籬應聲倒下，有的倒往院裡，有的橫向馬路，窮困門面一旦被扯開，便露出全然的窘態。漫天烏雲化成傾盆大雨，街坊成了滾滾江河，高漲雨水從溝裡滿溢出來，屋裡的水一分分增高——

全村停電，到晚上電還不來，我和姐和母親各坐一頭，漆黑當中看不見彼此，張眼閉眼一片暗——水位節節升高，再往上，床舖就將成為舟船。收音機於水中撐著四隻腳，沙沙啞啞就要灌滿污水……

「Why does my heart go on beating? Why do these eyes of mine cry?……」姐哼起〈世界末日〉，唱盤於想像中又轉動了起來……

風災過後，竹籬重新站起，陽光蒸曬分解周遭的潮霉氣味，朱門上春聯仍然亮眼。

過幾天，玫瑰花苞又開，蝴蝶蜜蜂也都回來。

「爸為什麼不回來？」我每天都想問——一見著母親，便將話給吞了回去。而欲言又止的不只我——那夜裡一次次帶姐回來的摩托車，一天也在白天出現了。

那天姐的神情滿是興奮，母親則嚴肅著一張臉。摩托車主人看起來廝文有禮，並帶來了糖果和禮物，我嘴裡含著糖，眼瞧姐燦然的神情，任誰也看得出姐是喜歡張大哥的呀！

張大哥經常來家裡，沉寂的日子於是多了些熱鬧，而這歡喜氣氛過不了多久又有轉變。

姐要結婚了！

這喜訊讓人始料未及，也迅速引起屋裡的不愉快——母親說姐還太年輕，不應該那麼早嫁人。

姐堅持要和張大哥生活一起，她說感情的事任誰也無法阻擋。

那陣子姐和母親時有衝突，母親試著勸姐不要被愛情沖昏頭，她說：「太早嫁人不見得會好命——萬一嫁到不好的——像」母親的話語中斷——

姐知道母親是在說爸，她想不出任何的話好說，便說：「那也是我的命！」

命！這話一出母親知道再也無法挽回姐想嫁的決心，不捨與不放心讓她一次次紅了雙眼。

而最讓人意外的是姐確定要結婚之後，爸竟然回來了。

是母親通知他的。原來母親一直知道爸在哪裡！

爸堅持要向男方收一筆聘金，他說：「女兒養這樣大，難道就平白地嫁給人？」這話一出，屋簷下立即引發另一場風暴——

母親說又不是賣女兒，爲什麼要跟人家收錢，說著兩人便在客廳激烈地吵了起來，母親從爸年輕時好賭不顧家庭，數落到現在他和外頭的女人住一塊……

像火山驀地爆發，久藏的忿怨狂射飛散，母親絕不讓爸這樣做，她說：「女兒的幸福比什麼都要緊——」對話全無交集，爸忿忿地奪門而去。

姐和我躲在廚房聽到了這一切，姐臉上溢滿淚水。

姐的婚事繼續進行——訂婚、吃餅，姐將頭髮燙了起來，指甲也留長並塗上豔紅色蔻丹。婚期一天天接近，母親盡力張羅一切，夜裡門內隱隱傳來嘆息聲。

我一方面替姐感到高興，一方面跟著瞎忙，從未意識到姐出嫁後的轉變。一直到姐出嫁前一晚，和她一同躺在床上，那晚月光明亮，診所牆磚一塊塊看得清清楚楚。想起我們同睡的這張床明天起將剩下我一個人，心底不覺地難過起來——我用手臂掩住雙眼，淚水不自禁地流了出來，姐站起來將門關鎖上，緊緊地抱著我。

姐出嫁後，日子更加安靜，唱盤停止轉動收音機從此沉默，母親在上頭蓋了層塑膠布。對面的紅色大門顏色有些褪，門裡邊仍然熱鬧，黃昏時臭豆腐小販索性將攤位停在鐵門前邊，一端進去就是十幾盤。

高年級上課整天，白天待在籬笆裡的時間變少。書包裝著鑰匙，踩著地上影子往返上下學的路，路上經常遇著修理日用品的小販，他用渾厚沙啞的嗓音沿途叫喊——「修理剪刀、菜刀和雨傘——」拖長的尾音於街頭巷尾裡流轉，一聲聲帶著歲月滄桑。兩邊住戶緊閉著門扉，竹籬、紅磚各自挺立。

那天下午回到家裡，籬笆門被撬開，鐵鎖剖成兩半掉落地上，一進屋裡到處被翻得亂七八糟，衣服褲子散撒一地，收音機被搬到半路，推倒在地。

整排住戶都被小偷闖入，鄰居們聚集牆外議論紛紛——這個月已經第三次！我在屋前坐了下來，拿出功課墊著書包一行行寫著，夕陽在竹籬上映出一條條光影，似爲竹籬抹上一層釉彩。我將書放在地上，跑到後院爬上紅磚牆，只見院裡玫瑰又多了好幾株，紅黃色外加進橘白，一朵朵盛開紛鬧整個庭院。不禁想要問一問玫瑰——妳們是否看見了這一切？

母親知道小偷又來，氣憤無奈地抱怨：「這小偷也真是的，難道不知道我們家根本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！」說著便動手整理起來。

我幫著將收音機抬回原位，將姐的塑膠唱片拿出來，手指牽動唱針，唱盤轉動起來——熟悉的旋律又在屋子裡迴響——

「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?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?……」

一天放學回家，只見紅色大門前圍滿人——原來是賭債糾紛引發衝突，屋主心臟病突發緊急被送往城裡的醫院。

那幾天整條街突然安靜下來，嘩嘩的麻將聲似乎也收斂了。

紅色大門油漆一層層剝落，兩邊的春聯變得模糊，臭豆腐攤吆喝經過，紅門裡不會再有人出來。

小學畢業那年，母親嫌住這裡離市區太遠小偷又多，決定要帶我搬到城裡。又一次收拾起家當，母親說唱機太佔位置，決定不要帶走。我將姐的唱片裝進行囊，臨行前再爬上紅磚牆，只見院裡玫瑰仍然開放，一聲聲小孩的哭喊自診所傳來——

「快點走，車要開了！」母親在前頭催促，我趕忙跳下牆，爬上貨車坐在母親的身旁——

車啓動——紅色大門及一排排住家緩緩後退——再見了，竹籬、紅磚，還有牆裡的玫瑰——

「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nna Do……」

唱盤又轉，姐柔美的嗓音在記憶中哼唱……

朵朵玫瑰自牆外移進心田，於流轉歲月中持續綻放。